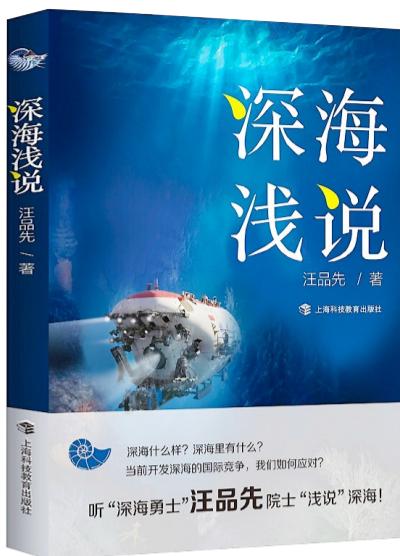


科普文学



浩瀚壮阔的海洋世界一直吸引着人类不断探索。《深海浅说》(2020年10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是著名海洋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撰写的一部关于海洋科学的专著。作者在十余年深海科普工作的基础上,收集最新资料创作了该书,为我们揭开了深海大洋的神秘面纱,开启了一场迷人的海洋探秘之旅。汪院士自称,“撰写这本《深海浅说》,就是想提供一份既能获取深海知识,又能当作消闲读物看的科普材料。”

汪品先院士是推动中国深海研究

前些年,一场干旱,持续一月多不下雨,人们久旱的心情渴盼着一场雨水的降临,烦躁和闷热包裹着大地。

那天下班后,我和财经办的两个同志在乡政府的坝院中散步,猛然发现角落之处长着一片绿得发亮的苋菜,骤然眼前一亮,这绿色如雨水一样袭过心头,让我一阵惊奇和莫名激动。

苋菜又名马齿苋,一种绿色植物,肉嫩质软,味酸色美。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吃五谷杂粮中度过的。20世纪70年代靠工分吃饭,一个劳动日就管三角八分钱,早出晚归,尽管农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泥土一脚,水湿一身,整日勤奋劳作和辛苦,还是难以解决一家老小的温饱问题,只有逢年过节,母亲才给我们多姊妹的一家人做上几顿白花花的米饭。那个年代,心里最大的奢求就是吃上一顿没有搭配杂粮的精米饭和肥得流油的猪肉。

一家九口人吃饭,母亲常常把玉米和晒干的红苕果子掺杂在少有的大米中做饭,她说:这样吃既可节约大米又能撑饱肚皮。到了冬天,墙角一大堆从自留地里扯来的萝卜,经过母亲的手,切得又细又碎,混杂在饭里,白花花地端上饭桌,还真让人高兴无比,眼馋嘴馋,以为今天又是什么节日或家中有人过生日。尽管间杂着杂粮和牛皮菜,时间久了,日子过得还是捉襟见肘。在青黄不接的年月,母亲最发愁的事情便是做饭了,上顿吃完发愁下顿。俗话说:“人有十口,瓢不离手。”是的,巧媳妇也难做无米之炊啊!

一日放学回家,看见母亲从长年腰边围着的布围裙里抖出一地绿油油的苋菜。经她用手掐过后洗尽放在开水锅里打几个滚,捞起来晾干,盛在一个钵盆里,撒些许盐,放一些辣椒面,再从泡咸菜缸里舀几勺盐水倒在上面,端上饭桌。待母亲从厨房里忙完一阵后厨工作出来,满满一盆的苋菜早已被吃得精光。

第二天放学后,我一溜小跑经过几

深海浅说

■ 钟芳

全书共分为“初探深海大洋”“发现海底是漏的”“发现第二生物圈”“海底在移动”“解读深海档案”“祸从海底来”“深海藏宝”“无风也起浪”8个篇章,内附150幅精美插图,生动地将神秘的深海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具有很高的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书里,汪院士以富于趣味性的事例和严谨的科学理论,深入浅出地解说海洋科技与海洋文化知识,并展现了人们探索海洋的智慧与勇气。

最近10年来,中国对海洋的发展非常重视。更重要的,海洋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前景,现在的海洋经济已经逐渐从表层网海底移动,海洋经济的中心在下移。国际上对海洋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应该加强海洋文化。海洋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既是世界交通的重要通道、人类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又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近几十年,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在迅速地变化。从古书上记载的“汲水采珠”到21世纪对深海探索技术的研发成功,人类到海底一探究竟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汪品先院士是推动中国深海研究

的先行者,他于1999年在南海主持中国海区的首次大洋钻探航次,实现了我国深海科学钻探零的突破。2011年至2018年,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南海深海过程演变”,该项目是迄今为止我国海洋界规模最大的基础研究计划,使南海进入国际深海研究前列。2018年5月,82岁高龄的他乘坐我国自主研制的4500米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号下潜到了千米深的南海,发现了深水珊瑚林。数十年风风雨雨,汪院士见证了祖国海洋科研实力的发展壮大,他是最有资格做中国海洋科普的人。

《深海浅说》一书填补了中国深海科学“元科普”的空白。它通过实例剖析和历史回顾,从深海的基础知识“说”起,一直讲到深海的开发利用,层层深入,介绍了截至目前深海研究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如全球大洋深部结构与成因、海洋碳循环、海洋深部生物圈、深海洋中脊与海沟的地质、流体和生命过程、现代海底金属成矿、“蛟龙号”科学深潜……每个知识点的背后,均有众多的实例和小故事进行支撑,让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人也能轻松阅读,眼界大开。

苋菜

■ 冯国平

公里山路回到家,问母亲昨晚吃那菜哪里有,母亲说沿河一带、广坝周围的沙地里有很多。我便和兄弟老三提上竹篮,赤着脚,在沿河沙地边寻找苋菜。

六月夏正浓,山区的河滩尽情地展示着它的广漠秀色和无比富有。沿河广坝的响沙经一天的高温无遮无掩暴晒过后,温度接近40℃,踩上去,脚板烫得发烫。但我们一见到苋菜,似乎忘记了沙子的温度,就像是在撒哈拉沙漠发现一片绿洲一样。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寻找和采撷,黄昏时分,我们便提上满满的两篮苋菜回家,落日的余晖撒在芦苇岸边的河床上,夕阳的碎片被一阵山风掠过,便荡起了满河的星。

每当我们放学后,把寻找到的苋菜带回家时,母亲总是欣慰地说:“这下好了,菜是一半粮,娘不用愁你们吃不饱了。”如今,我居住在大城市,周末或闲暇时,总喜欢上农贸市场转转。看到青翠欲

滴的蔬菜,看到琳琅满目的瓜果,现代农业大棚菜品种齐聚,我便会在菜市场某一个角落伫立良久。

时常也会看到水灵灵绿油油的苋菜,我会边走边看还不时蹲下身子来用手去抚摸它们,找寻旧时的感觉。我也知道它们早失去了当年原有的味道。一些乡下菜农把野地零星的苋菜移栽到地里,施用化肥和农药后,原本绿色的植物更加苍翠欲滴。但当我们买回家做出来却没有了母亲当年做的那种色鲜味美、馋眼欲望的感觉,当年那一盆盆苋菜,尽管少有油星,却让我心存敬意,眼饱嘴爽,垂涎欲滴……

岁月如流,时过境迁,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已43个年头。对于都市生活的我,吃饭早已不成问题,但与母亲一起吃苋菜共度灾年的情景一直深藏在我心间。所不同的是,现在我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寻找它们,我只能在诗中写道:“生命里常常有一条/去寻找苋菜的路/纵横交错/我想去那里/接受苋菜的培训/研读一派生机蓬勃的苋菜/到底是一种什么神秘的缘因/叫它拒我/在时间的灵魂之外。”



拾起残叶

■ 陈江珊

空中弥漫着一簇簇乌云
是该下雨了
雨滴不停敲落在脸颊
和太阳再没有些许牵连

树中飘零着一丛丛残叶
是该归宿大地了
晚风不断摆弄落叶起舞
带不走片刻尘埃落定

我要借来这一时的豪放
将我曾给过你炙热的手心
为你再一次
抚摸出缤纷的云霞
我要借来这一世的从容
将你曾给过我瞬息的心安
为你种一次
那一树的嫣红

有一天
你若在私闯我静谧的花园
你不必感伤 不必流泪
这是我
当年一瞥多情的痕迹
你是一闪光 一息风
短暂且珍贵
恒久悠远
在我的信仰与梦想

一滴粉红
种植多年的心事

■ 冉杰

时间,总被风剪成碎片
我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是冬天
都江堰的一片雪
成了阳台的露珠
退去了风尘
就像一枚小小的果实
等待春光来灌浆

漂洋过海的情人梅,蹲在问花村
始终浮动着樱花的幽香
远远望去,似乎有些孤寂
孤寂是一种百年修行的节骨
面对游客灼目的红晕
虚幻的闪光
总在骨朵缝里刮起一阵冷风
年轮在对视中
修正了肤浅的焦距
细嫩的轻盈与半醒的花蕊
在白雪的婚床上狂欢
倾斜的天空,用袅娜的弧线
挽留逃逸的青春
你的一滴粉红
丰满了村民内心瘦弱
而我沉落的心思
装满被风雨洗刷过的文字
借唐朝的笔写一首梅花三弄
用宋词的墨狂画一幅山水小院
成为我腰间缠绕的山峰
山峰一吐雪,你就花开高贵

被冬天劫持的月亮,躲在
凄冷的湖底,游客用复杂的眼神
阅读氤氲的兴风作浪
灯光浸在湖里
酿造五味杂陈的夜景
低调的头
始终用一个动词垂问泥土
谁来点燃你与繁花厮守的颜色
其实,辽阔的都江堰,足够
种下你漂泊多年的心事
我都愿用入骨的雪白
换取你身上的一段暗香
落地,成为你出嫁的新郎